搜神秘覽

搜神祕覽序

京兆章　炳文　叔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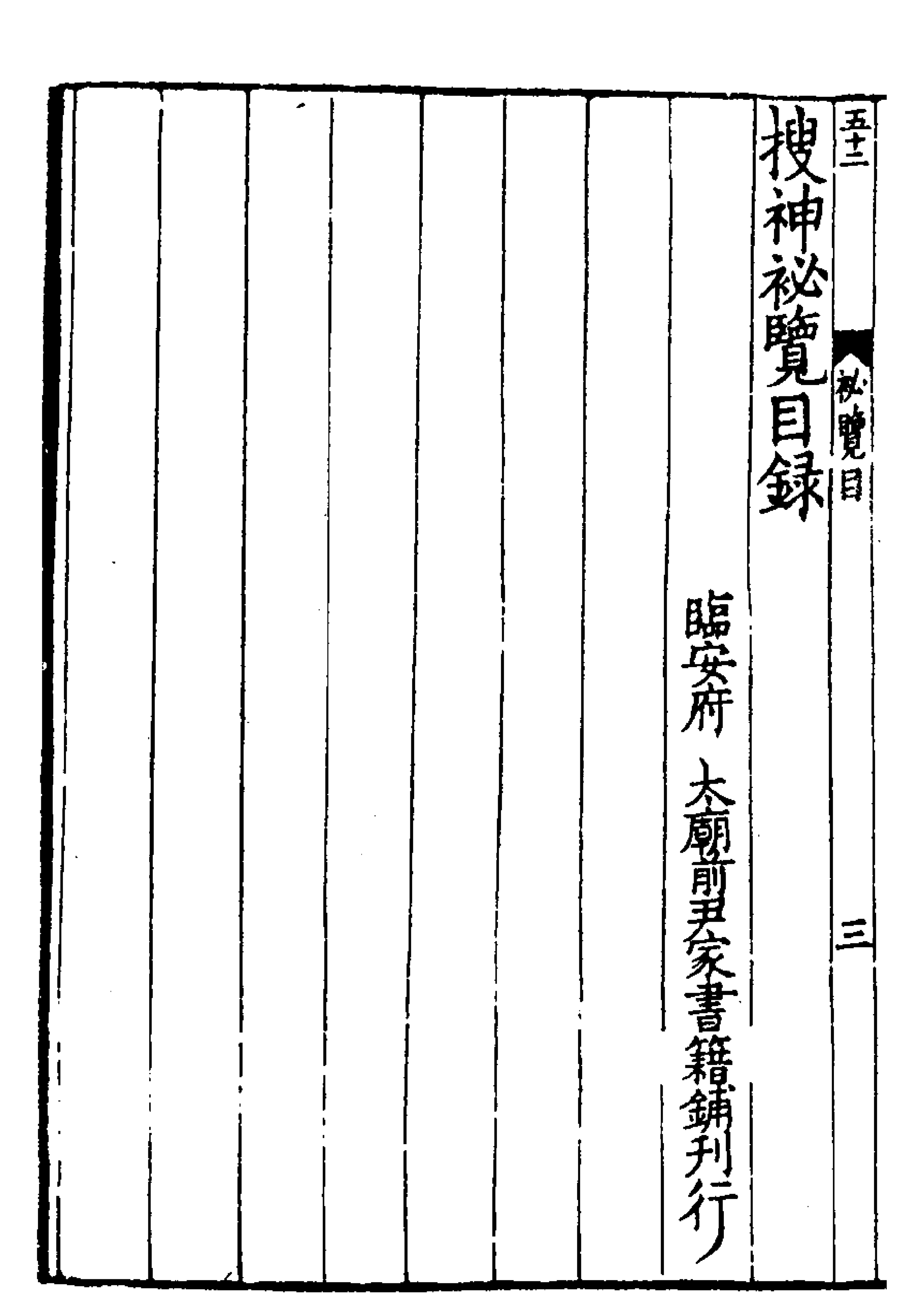
大塊既散二氣莫窮萬物不齊變化異數天蒼而高地黃而下水以注畢山以趍高獸以足馳禽以翼飛松竹之不雕日月之升降晝夜之往返春秋之周流豈徒此哉至靈者莫過乎人人有貴賤有貧富頴然而秀者混然而朴者飄然而浮者窒塞而愚者爲士爲農爲工爲商爲神爲聖則天地人物皆一不可得而齊矣此自然之

理也及乎神降于莘石言于晉耳目之間莫不有變怪有不可以智知明察出入乎機微不神而神自然而然或書之竹帛傳之丹青非虛誕也君子雖曰有本凡所以徇末者殊塗同歸而已又何異哉孔子不語怪力亂神非不識不知也特以無補於教化耳後之學者從而闢之苟能率異端以斲本末必不爲聖人之所取矣雖然物之不奇不足以爲傳也事之不異不足以爲記也予因暇日苟目有所見不忘於心耳有

所聞必誦於口稽靈則冥搜神纂異遇事直筆隨而記之號曰搜神祕覽每開談較議博采妖祥不類不次不文不飾無誕無避性多踈曠不能無遺聊綴紀編以增麈柄昔張讀有宣室志不紀常人之娖娖徐鉉有稽神録悉博物之淵源類以意推泒別之流旁行合道則造詭怪之理者亦屬於勸懲之旨焉予復何愧政和癸巳敘

搜神祕覽目録

卷上



搜神祕覽目録

臨安府 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

搜神祕覽上

楊文公

吳待問亍之里人也少孤貧賤因遊京師謁楊文公億文公喜而館之時公門下客如鄭戩仲簡黃鑑及亍叔祖郇公皆未第與公之羣從赴官待闕者不下一二十人衆以吳之貧凡所供須皆文公所與多以賤事役焉文公知之伺吳之出至賓館問之曰吳秀才何在衆對以出矣公曰無乃爾輩役之乎此人於相法未說生事

秪聽其聲官亦當至諸行侍郎諸君皆不及也文公素以相法許鄆公至是鄆公問公曰某與昊相法如何公曰爾相雖大貴然不若昊之相有後昊之有嗣子當相繼登相府其後　仁宗皇帝時鄆公果至宰相待問官至禮部侍郎長子育參知政事父子同時在朝廷至今其季子充又爲丞相果若其言文公端拱初以左諫議大夫知許州時胡則爲許田尉因入府白事公待之甚厚因指其座曰君它日亦當位此既去

子弟問其故公曰此人官職壽考與我不相上下其後則以右諫議大夫亦知許州人已神之旣而文公年八十終於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而則後亦至兵部侍郎年八十三卒昔張相士遜初罷許田尉入京師欲謁文公託予叔祖郇公先達其姓字郇公雖館於文公之門不欲與通以其刺託張演演乃文公夫人之弟也公即出見禮意極厚已而與之飲酒若素交舊又問其考第幾何張相曰區區賤吏已九考矣公

即立發京西當路數書以干其薦張相既去公問演曰何以與張尉相識演具道郇公轉託之意文公太息曰此二子乃一㑹之人我所不及也其後郇公為首台鄧公為次焉文公之相一何神哉

回山人

湖州沈偕秀才父以其晚年自號曰東老好延賔客多釀美酒以供殽饌苟有至者無問貴賤悉皆納之盡歡而去廣置書史百家傳記無不

韞藏以此爲樂鄉里素所推重西鄰雖巨富鄙
吝猥墨竊比東老固不足倅一日有術者造謁
與東老對飲高談琅琅洞達微妙經史佛老焜
燿[illegible]表夜以繼日酒屢竭壺術者神色愈若自
得屢詰姓氏終不荅也因以石榴皮書于壁曰
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
因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又題曰回山人東老
大醉遂失其去後人多以謂呂先生也特以回
字易其姓耳所題之字削去更生後東老竟以

壽終此事亦具載于誌文

段化

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段化以疾失明其子簡屢求醫不驗一夕忽夢神人告之曰與爾此藥可用人髓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既悟手中果得藥簡乃卸左腕搥骨取髓調藥以進立愈相州具奏其事如古之時有爲父母卸指者指復更生自非至誠安能動天地感鬼神哉似段簡者安知不然也

龍女廟

澶州黃河堤有龍女三娘子廟極靈應大河每有危官府必祭禱元豐中有提舉都大巡歷抵暮風雨遂宿于廟漏及三鼓雨稍霽聞廟殿中似有人語聲遥聆之良久一人曰黃河當遷又有一人曰自北京之西過稍便徐又有一婦人聲曰黃河自東如何曰不可定矣更不要疑誤少頃復曰北京文侍中彥博在須著回避他佚他移鎮未遲從者悉皆聞此語預已傳播及四

年文相移鎮西京黄河果圻流自北京之西固知萬事皆非人力可為而朝廷廟社之目為鬼神所欽重如此

石龍記

鄭州州州園之西隅有池遶遶城角常於池中夜先有光須㬰數火毬騰躍波際守更卒怖懼不敢自此經由後因冬渺浚池丈餘得一石龍牙爪頭角無不具備鱗鬣皆墨染成高約五六尺其長丈有奇乃建廟池側每愆甘澤禱之無不

應歲餘城南秋稼將刈忽有一獸不辨形色食之幾及數頃每至日暮必來農者悉集衆擊之鏜然有聲首尾俱碎視之乃石龍也後州署中果失之因歸焉遂絕怪至今繫常典祀

王相公

王旦丞相布衣時將應詔歷山川之間曉色未甚分頃見一童牧羊數百口公問曰此羊安用耶曰王旦相公食料他日又逢一人牧牛數頭雜以豬雉公復問曰汝牧牛而又他牧耶曰非

我所有也乃王旦相國公食料耳後公遂登第果至丞相

麥變

京師新封丘門外有農者姓劉數口之家藉南畝以爲養生喪死之具農者有婦素狼戾不軌夏將獲其姑曰吾欲得此麥置少繒帛以備入處婦呪詛無所不至必欲皆據然後一夕暴風雨翌日數頃之麥悉自穗頭抽苗皆變爲草時熙寧八年也

道術

許懋侍禁素好黄白術凡以此而欲見者未嘗不接之一日有一道人造謁懋甚顧遇終不言姓字與之飲至晚懋問曰子有何術耶願一見教道人遂於懷中出一簇子懸於壁間唯畫一藥爐童子執一扇而立道人爲懋曰有水銀略求少許作一戲術懋因與之道人遂傾於所畫藥爐中及出一墨藥糝之則鏗然有聲須臾顧執扇者曰向西立即西嚮向東立即東嚮又云下

來下來俄然執扇者已離筷子立於道人之傍戒之曰吾爲少藥慎不可以驚動汝頻扇之可矣復上筷子跪于爐前紙扇頻動而爐中之火連焰相燭燃驚異之曰先生一何神耶今日得遇於先生願無惜以相傳道人笑而言曰夫黃白之術促天地陰陽之數非積功累行不可苟求設或得之其速汝禍非吾敢傳後五十年當相尋於茅山之下子得之矣道人又呼執扇者曰住扇取爐中之藥已成丹矣有五色光異道

人曰此丹點化無窮服之則羽化遂自吞之收簇于懷中翩然而去又一相識云向在嘉州王秀才者亦好此術忽有一人欲假館王遂留之亦恐其有異也薄具殽酒以延之其人曰王秀才聞說好道術還曾見否遂取膠泥裁成鋌銀以緋紙襯于庭中用小盆合定之須臾火焰四出酒又數行火氣漸息以沃之曰速成速成起而視之巳成白金矣王遂懇求其法其人曰至道不難有分者得之吾雖欲強與人亦不可得子

須脩心常積陰行不求而至堅不傳翌日乃去
又有一道人在越州邸中身衣蕪葉日於酒肆
中貸酒及月餘日市酒人督所逋金道人曰來
日可矣遂歸邸中扃户人有乗間而窺者見取
出水銀置一銚中糝少青白藥以火煆之少頃
傾注翌日於市中質錢數十千市人疑而試之
舉手糜碎道人曰尚少一火遂再挈歸至晚復
來煆鍊愈光潤矣以錢酬市酒人所遇貧者輒
施之及一二十千乃售小舟泛江而去評曰欲

利之心人誰無之不以義制而至于踰分失守以求之不亦惑乎豈知命之君子哉予故敘此三者聊以自戒

順濟侯

朝廷發廣南綱令洪州差官祭奠小龍王求便風船凡百餘隻各有一小蛇蟠屈凡三兩月之程七日而達本州具聞其事遂命林學士希祭謝先祈齋戒届祭之日有一蛇在御封香合中項又有大蛇自燭後舉首若歆饗之意復有數

蛇各在籩豆俎簋之間隨其器之大小無不盈滿顏色類殊官吏震慄讀祝之次其大蛇復舉首下視遂圖畫形象奏聞進封順濟王

雷鬼

有畢供奉者從軍辟過長安道中值大雷雨不能進頃少霽遂行見百餘人圍一山坡聲甚喧雜因詢之皆曰適大風雨後一物墜于山側衆往觀耳畢亦鞭馬而視見一物面有四眼髮若朱色背如負鍾皮膚悉若藍澱手足有爪而觜

類鷹鶻長約三二尺而形體似實多有骨節起伏手持兩槌口流紫涎腥穢不可近或者欲殺之有父老曰此眞雷鬼也殺之不祥少頃始能開目視人移時風雲復集若虹而下而人四走鬼亦滅矣

王無隱

鎮陽王無隱秀才者留心釋教性喜幽靜朴直自任多愛山居向在五臺山葺一茅庵居經年載餘一日扃户忽覺冷風拂面有一人瞥然自

門而來身長丈餘形體恢宏容色紫赤如欲藏
匿之狀無隱戰慄極甚徐言曰爲賊見迫甚急
且欲借秀才榻少甜憩慎無言某在此也無隱懼
亦不能出聲其人遂以手抜鬚數條緊直若鐵
刺兩顋數十處取血圖染面及胷間而卧頃又
有一人身品愈大狀皃青黒色鬚髮悉如血雙
眸閃閃有光仗劒而入顧無隱曰曾見賊否無
隱愈不能對遂顧左右上下終不見也復曰走
却可惜可惜乃出門步驟若車雹從西而去始

老一人方自榻上起拭去血污謂無隱曰極喧聒幾爲賊所害出門從東而去無隱乃病遂下山月餘始安多以此事勸人無山居

化蛇

杭州西峯庵廣慈大師星霜八十有五戒行清潔時人所欽重有孫來章秀才者其妻素凌虐積惡左右鞭箠無虚日一夕卒家人旦夕如事生忽見一蛇有雙眉類婦人據椅盤屈若有所歆饗之意莫不驚懼遂擲弃他所孫君因夢其

妻告曰我以平生不能遵守婦德已化爲蛇矣何忍遽見弃耶今爲岐人所役幸以青銅贖我仍於雷峯庵廣慈大師處精脩佛事則我可以離此免諸苦惱既醒如所言佛事將畢遂放於雷峯道傍一夕因夢曰我已往生矣乃元豐五年之春也

劉晞

洪州劉晞秀才性淡漠好神仙事在京師每遇術人無不求教雖罄所有亦不悔恨然純朴無

他腸人亦秉此多誑之睎亦未始掛懷也一日
在進奏院前見一道人以鈎釣盆中一木魚每
下鈎不移時而木魚已復在鈎矣引之以示人
因此以賣藥睎素欽信乃竚而觀至晚稠人皆
散睎由獨立道人因問曰人散矣秀才尚何觀
可同飲少酒否睎從之至市肆中甚僻靜以瓦
缶置酒一升已來終日飲之不盈不減睎愈異
之酒酣謂睎曰吾有少戲術以相娛樂因於兩
手每指中抽出一小劒置于几案又於兩腕出

兩劒於眼鼻耳中各出一劒旣而擲於空中上下紛舞鏜鏜然有聲色錙爍發移時曰住矣住矣長鋏可歸乃復墜下各納而藏之晞因再拜泣告且欲從事於左右道人笑而不荅挈袂而起晞因據其衣而告聲愈切道人曰後三十年於御史臺前相尋行若風電恍然不見晞歸甚不樂時已三皷矣今家在洪州極貧窘終無所得亦不知三十年之約果如何也

王丞相

王丞相隨布衣時自青州將之西京夜宿邸店方當大夏卧于門中乗風以滌炎暑夜漏將半店後鄰人有將産蓐者頃刻間忽聞門外聲甚喧及視之則寂然無人如是者數四頃又聞云相公在當路安敢去耶其一曰時將過矣柰何柰何王公頗疑之遂起坐于東隅則鄰人巳育一子矣復又聞門外人聲曰生則生矣後二歲當死鷄飛木鐅下公因思當門所卧者無他人亦自暗喜躍翌日於店之僻處磨扇下書歲月

日以紀其事後公登科再經由是店因記往昔事乃詢之云其子二歲忽因鷄飛擊下木鑿中胷臆間而卒及視磨扇下字尚存公後果至丞相

陳諫議

陳省華諫議年長無子嘗就蜀中術者卜之術者曰君不須卜今年七月十五日木星下降在大慈寺君可往告之乃爲言其所服之色幷手執蓮花者乃是也省華如期而往果見有服是

服者遂拜而求焉其人曰汝何以知吾在此省華告以術者之言又曰汝何求於我省華曰爲未有子息耳其人孰視久之乃取蓮花三葉與之食且曰自此當生三貴子省華拜而謝擧首已不見矣其後堯叟堯咨魁天下堯佐行間登第堯叟堯佐相繼登二府堯咨亦爲節度使初省華葬其父求通陰陽者卜其地有一人爲之指示坐穴仍告以葬之時日且曰若啓土見石即止言訖遂去既而壙工人不知之愈浚得一

石板其下水一泓中有大鯉魚三尾工人以聞省華大驚思其言復命葢之乃葬焉未幾其人至省華以告太息曰本令君家三世有貴人今巳見其事止可一代出三人顯者遂去

前定紀

浙中有李秀才者開小學以贍日用常不滿十人一夕卒見一人獸首人形若相追攝行及數里傍覩一大府門懸金牌題曰糧料院獄卒摳衣而入造于殿側李公見一人冠服降階以相

迎迓孰閱之乃昔兩浙轉運使段少連也李與
段公素有契分段爲李曰此乃冥司吾友何故
至此也李遂泣告以家有老毋婚嫁未畢平生
知我愚直者惟公耳非公陰與爲地則何敢望
生段公目左右頊持一文簿至視乆之慘容報
曰吾友之壽止於此矣念子積慶流遠世緒綿
昌薄可加五年更增學生十人李又泣告段公
沉吟乆之又曰更加五年更增學生十人遂厲
聲曰不可止矣然無以贐行奉贈驢一頭金一

笏復顧獄卒送還忽然而覺李甚異之他日闢學舍壁中得金一鋌又有道人跨一衛求宿于舍翌日不知所在獨存所跨之衛自後學徒常及三十人果終十年之壽鬼神之理雖質之而無私吾於此事殊有所惑焉

夢警

人生於天地間莫不陰隲分定雖不能預察前審然至誠而通於夢寐非思慮所及者事皆協焉故呂錡夢射月退入于泥聲伯夢涉洹食瓊

瑰而泣吉凶雖殊非獨古也於今亦有之能協者汴人也舊名䴵復自嘉祐初獲薦綿歷幾十五年凡至省即見黜焉熙寧五年會學于開寶寺維摩院四月間夜夢觀省牓不見姓名意甚回皇忽有一人擐袂在側而問曰君得否協荅以又不得其人曰足下得遂以手指牓上能協字曰此乃足下也既覺即記書於几案嘗與同舍張通才夫及親舊具道其事皆以謂心有所感而致之耳亦不以爲意至六年正月間省試

將鎖院一日自興國寺回過梅植秀才書鋪見
鋪中具欄轎者數同人乃衛州宗賈秀才輩遂
相揖而坐梅曰諸君在此皆欲下狀改名向聞
公亦欲改名果只以協爲名否協諾之而已未
竟以事不能少留一委於梅投牒而去宗賈輩
既親入會貢院主者張參郎中有避嫌者却而
不押梅以協狀委一吏乘閒投之獨得更焉及
奏籍果如夢中所見遂預唱名之盛黃瑄者撫
州人也遭回場屋凡七舉殿前特奏名至皆報

罷常夜夢至一宮殿間殿下一排場瑄立於排場後側聆樂聲既寤不喜曰樂音岳者樂音洛也無乃見黜乎已而崇政畢試果如其言至次舉俯迫試期再得前夢瑄又不樂亦不遂志逮葉祖洽牓中移試集英殿殿下有排場排場後乃黃絹書坐位名次瑄視之乃兩夢所見也是歲始參科甲能中復者汴都人也爲翰林醫官副使於元豐六年暮春因置一女奴姓曰張氏立名曰來安是歲季冬曾國大長公主被病承旨宣

醫晨直晚宿十九日夜寢半寤聞來安報曰四伯都曹徒爭兩日時中復之兄都糾泗水既覺竟未釋然越四日魯國甍越二日被責滁陽行次來安縣始悟前日之夢自泗至滁乃兩日程耳是亦神靈先有所警而得失動靜非人力所可僞爲也

竺蘭經

元豐元年陜西轉運使度支郎中皮公弼有子彥恭爲薛氏壻如婦家薛氏子有辭家赴官者

彥恭偕往笑歌自若不揖而去即有物憑之責其不恪召巫解遣至施釘法乃愈還舍女弟又爲物憑與兄同皮君聆其語則故人司農少卿薛仲孺之聲也禳除不去一日忽曰我被釘罪重唯竺蘭經可救皮君力求得之遂傳本召僧誦之女爲仲孺語謝曰已獲生矣又皮君幼女忽病自言予吳安序也安序王肅公第七子曰十九寺丞之官渭州乃皮夫人姪夫人不信詰其小字曰是召奴㬥疾卒以婦不欲守志兒女

癡幼來告姑令婦勿嫁又云見婦子啼號尸卧
於地悲甚生人歔欷泣涕不已言冥間事甚多
死生異路不可泄某性不信佛豈知冥間大得
力尤重竺蘭經旣去皮氏寫是經追薦之

王旻

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客人王旻因
售貨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
洗一石穀擣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闇即死再
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受乃行途中遇大

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邪遂冒雨行未幾屋顛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謁隣比欲講終身之好俟旋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但新沐者乃夫也日欲晡果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邪堅不從婦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旻驚覘罔惻遂獨囚繫官府栲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録伏牘旻悲泣言曰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翌旦郡守

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寮佐曰一石糓擣得三斗米非康七乎旻既辨雪誠遇明即活之効歟

油筒子

馮當世有油筒子傳著其要曰油筒子者不知何許人也成都耆老見之四十餘年容皃若一人莫究其甲子有問其姓名里居者未甞對背破蒿帽腰負一筒丐油於廛肆間滿輒持去其

行如飛擇荒祠晦洞人所不顧者則燃之有餘即自照其室市人既見之習久不知爲何人故號油筒子云油筒子始賣老君卜於市卦售一錢其後唯舒手丐錢於人所得尋以散施復許物於布囊有求取者探囊中食物錢帛隨所有與之其語言無拘礙其居處無淨穢其遇人貴賤貧富無異心猖狂妄行莫窺津涯而時以仁孝忠信教戒於常所往來者飲之酒則誦道家脩養之辭若諸經傳唯口所欲言然後舉杯嬉

笑自如亦不以多少爲謝暮歸魚槁所止主人
視之葢無日不醉也歸即閉關闃然以道佛書
數百卷布所居榻坐卧其上中夜取讀良久或
時掩卷大慟其意莫測何如時有譏其面多垢
穢者應之曰吾嘗日洗吾心而已吾身不自管
久矣面何有哉既知其有道稍稍就問之默然
以手指心徐酬以言初若可尋繹已而乖睽散
亂旨意離絶又叩之急翩然而去不可得而親
也熙寧九年九月十一日大醉以歸舉止不亂

明旦視之已死矣嘗語府民嚴九者曰吾明旦
遂行爾能一顧我乎及前視之則無及矣既死
之明日或傳有見於漢州之市者行謌疾走人
竊疑其輕出而不敢問還入郭北門乃知死已
三日矣

摸着較

摸着較不知其姓氏亦不審何許人熙寧中在
京師市纒疾走常揚埃塵恣口欲言者無所忌
憚手提一小竹籮衣紙衣跣足赤脛凡病曲跼

拳腕者不問歲月以手捫摸即不復有苦矣俗皆呼曰摸着較所得金不拘計多少然必丐於患人出門即抛擲街衢中聚群兒爲嬉戲間自言人禍福若應影響及道人存心善否叩之則不對而去或疾馳出關連日不見或在貧窮中人莫測其爲如何也一日告群兒曰我明日往矣有視之者果死於城隅亦有爲瘞之者後相州安陽縣助教魏某相遇於道問其所從來撫掌而去今往往他州間出焉

猝患富

殿中丞鄭某者調官京師嘗趍朝道見一貧僧若佯狂者指云你官人猝患富去裏他日再逢之又言猝患富去裏鄭君乃令人邀至所居再三叩之但言猝患富去裏竟不能曉已而挈家游金明池張小次岸幘少憩焉簾箔外見一黃蜂一土蜂相搏頃飛入次中亟遽移時墜地因以瓦缶覆之翌日再至始悟焉開見一珠碧色頗疑其有異繫於衣裾間而歸踰時有胡人十餘

葺造門言有實氣鄭君亦不省家人曰豈非所
得碧珠耶遣持視之皆叩禮曰此寶也詰其名
及所用處乃曰碧霞珠當大海間天地晦冥視
此珠則晴霽矣願以數萬緡售云鄭君許之遽
掛冠退休于松嶽之下焉

嚴常運

元豐四年九月杭州仁和縣湯村鎮百姓嚴常
運葺所居之隙地治平屢矣頃方丈尺忽墳起
若小丘垤疑其有變怪濬探得一𤭛皆白金所

成器物數百件有雕鐫字一行云拾得我藏者是我後身嚴子陵記因與鄰比競經官司許歸嚴氏家遂富有矣不知常運果後身耶今蘇州靈巖山有藏人莫從而得或爲人物他怪見之則馳去或爲錢鋪曳數百步遇人則散飛絕所由來將誰待也

徐神翁

泰州天慶觀有傭人徐翁者常持箕箒掃諸殿庭間口誦度人經衣破布衣或跣足或穿繩屨

夜廬宿不擇穢淨苟能容身而已既久稍稍有
異事故目之爲神翁焉觀中無儲蓄翁語其徒
曰當爲汝求化即寢於殿中既覺曰晚即來矣
已而村氓纍纍負米而至人莫不異之常有施
白金者置於床笫盜闞翁之出即發關而入復
見毅然而坐悚懼不敢揺手爲非疾往視之復
在殿中矣人常緘香及以姓名年月生時詢求
災福然多書度人經一言至二言三言始莫能
曉久而遂通有拜者或答之有弃之而走者或

自拜於人接引話論或循理而應或抵詈毀叱不問貴賤元豐末士子應詔詣求讖焉翁書字大抵皆從火既而有文闈之災四方企慕無問遠邇皆來訊卜變異悉多不可具載人多繪畫其像勤以供事亦不知其終果何人也

搜神祕覽上

搜神祕覽中

麻衣道者

麻衣道者不知其姓名誰氏之子鄉里州縣常以麻辮爲衣蓬髮面積垢穢然顏如童稚雙瞳凝碧多在定州真定保塞人識之積久未嘗啓口惟緘默而巳見酒即喜扑亦不至躭濫人問其甲子脩短及卜前因未來皆書畫於紙其言爲接引世俗明了本性大抵戒人歸於爲善杜惡巳而乖睽分錯不可探索人有言及邪穢戲

之者即以水灑沃指目而去好爲禽鳥形狀溢滿巾幅復加毀裂能自傳其形容鑄如也常有賛頌得其一日逭見有情忘我諸佛大恩增長地獄時時轉多不忍見不忍見三轉淨行不及愚夫五欲樂不忍見不忍見亦不知其果何歸哉

孔之翰

鄆州平陰孔之翰暴卒歷日而覺因言始有人引去見一宮殿朱衣王者坐其上左右遮擁而

出之翰自省其死恐悚戰股口稱無罪王曰召汝證對王倫耳之翰復曰時異豈得而知誤見追攝王曰王倫肆暴今皆明白惟在揚州山光寺前殺一家七人不伏此辜移檄會證當處地神稱康秀才嘗過嗟嘆曰豈無天道豈無神明死案徧檢並無姓康者再勒生案主者云今世託蔭孔氏在鄆州平陰乃卿也遂盛氣呼指諸吏問倫所在須臾引一枷械囚人至王指曰此乃康秀才也倫低首下氣叱令持繫廊廡火洋

銅汁漑灌其口號聲苦抑意不忍聞之翰徐白
以家貧親老願得還生以卒侍養王曰汝天數
未盡今事曉然可得脫矣令吏送行出府門見
有鞫勘者之翰問此何人曰胡判官迤邐相近
乃之翰之舅也相見悲泣問問家事因相引行
曰地府六道生雖熟聞不得而見今可一閱之
復過一門見牛羊犬馬之類盈滿胡生指曰六
畜業報爲牛與犬爲最近於人業緣將盡還復
人身乃爲牛犬此肉切不可食嘗見世人無知

橫多嗜樂其他魚鱉猪羊之類皆爲人食料充口腹阻飢而已不加非理即罪稀矣又與之翰符牒一道命二使者引視諸獄再三戒曰視此符即門開然不可久停止速出可也已而見門戶相次各有守衛人物怪變森懼示以所持文牒即啓關所見髮鬅受諸苦毒經歷十餘獄之翰四竅忽迸鮮血使者急以水噀之即如故復見一獄陰闇廣漠不聞音聲問曰此無間地獄雖有文牒不可開也入則不復出矣之翰誦金

剛經諸守衛獄吏皆合掌胡跪而聽旣終秩乃
由舊路至胡判官前言別胡生因告曰天堂地
獄世人有信之者有不信之者信之者雖信而
不明不信者妄生端倪其報愈重其業愈深汝
今皆目擊之矣當自勉勵去惡就善及祝託家
事即令二人遣行道遠疲倦逢一河流上有小
橋其勢危殆之翰欲涉二人止之曰不可涉涉
之即不還矣渡橋復行墮井而蘇

方技

皇甫道人言昔長安有黃翁者家粗贍足自持
藥術東走京師流離歲月蕩掃幾盡復還故里
夫婦携持不勝其勞道傍有一貧人倚樹而坐
似欲售者翁曰爲我負檐數舍即當報汝是人
唯之乃與俱行晚泊抵店勤渠整辦甚確法度
翁極喜之乃售至長安因而留焉日使從携藥
囊幾一二歲翁家計貧窘夫婦悲歎曰槖中所
留無幾盡此闔門皆爲餓莩其僕側聆之前進
曰主人憂中若是所須幾何翁曰得五百千足

矣僕言此亦不多當爲主人求之翁曰爾安得也僕言某無他能有小術可以致之願於市廛中僦一棚欄市好紙二千筆硯剪刀瓦缶蒭荚各一乃爲置之明辰與主翁婦俱往坐棚欄中僕但以刀裂割紙幅日將千寂無觀者一二浮薄輩而來嗤之僕乃剪一紙人以氣吹行且戒之曰爾於州首招提中上刹竿坐紙人即騰空而往高人丈尺間耳嗤者隨去果如其言莫不驚駭須臾人環合肩摩足踵僕復剪一紙人又

戒之曰爾往刹竿上叫前去者同來再以氣吹行空中冉冉而進人復隨之果二紙人相繫而回僕悉疊紙數百重持筆謂稠人曰今書一符在紙面使皆津透來年長安疾疫此符即能却除之每道當丐五十金不然幸勿顧也洎符就所言無復妄爲主翁婦應接左右不暇給僕乃告曰已五百千矣遂以氣嘘草而草生火光焰相燭以瓦缶覆其首入坐於火中乃不知所在來年長安果疫惟有是符者免焉

張都綱

柳州張都綱嘗泛大海風變弊舟與數十人扶援頂蓋飄蕩至一國人皆婦女形皃裝束特異稠雜爭競拍裂人而餤之獨都綱哀禱而免相與驅逐別至一屋室中見其主亦婦女也遂扃閉不使他出經歷歲時一日忽有人來報曰來日柳州張都綱宅設天地冥陽大醮拜請諸女應之曰俯期赴矣都綱自念必其家乃陳悃愊願暫隨往即還至再三方諾焉遂貯以布囊使

一女攬其首而指背之相與騰空而去有頃既至皆竚立於屋顛都綱暗窺之果其家也見家人環匝一攝而哭夜半將召呼誦淨天地呪諸女皆走避都綱亦於布囊中誦焉女遂棄之而去乃自屋極呼叫家人驚晛孰聆聲音又疑其爲鬼物也久而辨釋詢其家曰近傳破舟爲死矣爲此鷹嚴故也

王仙

元祐二年十一月太平州蕪湖縣東門小賈王

仙因往歙州久而不還其家憂焉江淮間民多敬信巫者即往求之其神具言已卒矣嘆其衣服不潔棺櫬挾小令其家多爲因果以求超昇之地聞者不莫嘆異方圖薦拔翌日仙乃歸本無疾苦故知邪巫多以災厄皷惑愚下比比皆然豈預聰明正直之列耶

蓬萊

熈寧中李秀才者遭迯場屋乃泛大海與船主交易夕遇暴風飄至一山下漸聞鍾磬聲清徹

不省何所沿山行訪迤邐有石欄雙引林木青
陰道左現一寺舍屋宇皆玉石鐫刻若化成者
遂造門廡將登堂陛見一僧居中跏趺而座講
解祕密左右盡皆金帶紫袍如翰苑相府之貴
遥見李至僧呼曰某來矣延之坐末有頃會散
中一金紫人延於別館風韻雅麗言論雍容各
有深趣問世間事搖頷而已遂安處門側一室
中而去李詢侍人此何所也曰此蓬萊第三島
也適紫袍何人也曰此唐之裴度也凡人處世

功行超具名繫仙籍終還於此歷數數十人皆
古昔名士比忘不記又問此僧何人也竟不對
而去信宿僧謂曰秀才至此誠亦夙緣然不可
不覼逐令賫糧三兩人與俱行至一斷崖懸壁
峻立山之根雲霧晦蔽遥於昏靄中有三峯鼎
峙依約樓臺出聳隱隱聞音樂聲穿道廣圃異
品藥食悉肖人形狀果木扶合名不可辨暨還
僧謂曰此非秀才久居當奉助清風一夕李丐
藥種數本僧曰非惜也但人無行德可致海神

固恃恐因而爲禍耳乃尋舊路登舟果得便風流帆而歸

張學究

相州安陽縣村畦張學究者幼年童牧間或樵採自晨出暮還嘗於山之巖隙見二人相對博戲際積金帛生自晨傍觀不覺日暮二人顧謂曰脫汝襦褌滿實散金使負還舍戒之曰勿言所得之處翌日當復來此逮歸父母疑難生言其略而已晨興徑往二人果復在焉因贈棗子

二枚使食之自是厭葷茹不喜聞氣味又勘合
弃縣門使無逹明生亦夜半往家人不能禁二
人喜曰孺子信矣可能隨吾游乎生唯之乃同
駕雲而上㚞山之巔人迹所不到居數日生中
感父毋口不敢發二人相謂曰復不可留遣之
便須史足栅冉冉雲動墜于一坡上夜約三鼓
矣遲明達家自是日惟飲水能道人災祥四體
出乳香人丐之者以手撫摸隨意而足人皆神
之後二年香亦絶忽葷茹飲酒人問其始瞢然

有所不知今在焉愚人也

船山藏

五代離亂兵革紛擾豪商大賈往往以珍寶委棄深山大澤中免罹喪亂不可勝數綿歷歲月乃成變怪今建州浦城縣之船山一藏是也山有赤人赤馬白人白馬牛羊之類左右羅列動以千百數雜陳金寶長或數百步而人未有得之者山之垠常有字隱隱出於石間村甿不能辨書者多見之後有人見而記曰船山有一藏

或在南或在北有人拾得冨得一國至今存焉
胡人過是山必拜而去

謠讖

人役於造化之中於命則有窮通遇時則有否
泰在物則有災祥故雖山川之鎮流亦有因人
之窮通時之否泰以兆於災祥者可得而考矣
徐鐸興化軍人也家居朝京門外未第時有讖
曰折着屋爛着椽朝京門外出狀元鐸將第而
門果壞黃裳南劒州人也家居於龍溝未第間

亦有讖曰掘龍溝出龍頭裳將登第而溝果脩峻前此有天花五色夜降至曉猶存焉興化軍有壺公山古讖曰水遶壺公山此時方好看壺公山欲斷莆田朱紫半蔡君謨興水利灌民田引水遶壺公山而登第者於前爲多繼興利者鑿山而濬通遂於朝廷間朱紫者數人矣

預兆

家府寶文未第時丁内艱自吳門扶護先祖歸閩中於浦城昭文鄉上相里卜地以葬後有麦

州陰陽流善覩山水之形勢乃嘆曰此地過三五年當出狀元公卿今龍首山已見矣山之口有大溪焉村人張氏用石爲堤横亘瀰漫咸謂若盤石之固雖洪水浩蕩亦不可壞時陰陽者又曰張家堤壞方出狀元人莫不笑之後逾歲寶文府中薦名張氏之堤已壞衆以其言漸合符節徐縣前山中現五色氣逾月不散大風皷蕩走石拔木占者以謂吉兆再歲寶文遂魁多士矣嘉祐中寶文寓姑蘇外祖張氏之園齋思

古堂垂絳幕與諸生辨論一夕歸寧大雷電雨
雹咸皆驚惕忽聞霹靂聲起自堂之巔少頃即
晴霽既還啓戶乃於寢室前壁柱間追龍耳爪
牙之迹存焉寶文少好書大字深探古法常有
椽筆極大置於几案寓有意則揮灑飛逸造極
神理盛暑著中常與表弟黃磻叟同憩闔廬山寺
於筆之心有芝草生焉盤屈若花亦先符之瑞
也寶文赴府試列於西廡御藥李舜舉時方蒞
內省爲巡案官素未之識也忽至相揖雍容而

語厚加異待曁至省中舜舉復爲巡案官尤大喜曰章先輩復在此位今歲大事非公而誰來年春廷試罷果登魁甲因詰訊之舜舉曰某非爲佞也前得夢西廡某間某位有黒龍坐其上默數之乃公也省殿皆然故知大事屬於公耳寶文殿試罷常得一夢夢天門開一龍降焉奮身跨之及項傍有人曰項下有逆鱗何不攀角而坐遂從之乃騰踏而起始寤

靈平埽

熙寧十年秋黃河大決于曹村下埽上哀憫元元爲之旰食明年改號元豐以牲玉告祭于河乃首事焉揵作者無慮十萬人堤成亘十有四里詔命埽曰靈平立廟曰靈津推功於神也方天子憂埽未合王者數以疾置聞請調急夫盡徹諸埽之卒又調旁郡詔旨切責吏卒畢力又爲重埽九緷而夾下之四月丙寅河槽合水勢頗卻而埽下伏流尚浸漬隄若浮寓波上萬衆環視莫知所爲天子以爲憂俄有赤蛇游于埽

上吏置于盤祝而放之蛇亡而河塞焉

隕石

治平三年正月十九日常州人聞天上有聲如雷或者曰非雷也日出巳高天色澄淨忽有星如火炬自東南飛流西北有聲少頃而止光亦隨滅滅處不見有物但少煙氣稍稍散去非雷也居十日宜興人有持一小石來獻太守者云是日有石隕縣之僕村許公門外其聲魄然聞一二里其輿里人驚走而視地上猶髣髴有光

相與掘地深至三尺乃得此石而置之手中尚覺微熱也太守取石以視可重十兩許欹斜不圓微雜金鐵無絶異者潁川有落星觀大小數塊大槩若石而非石傳聞始墜時亦有聲震動光芒輝赫今尚在焉

黃鶴樓

鄂州黃鶴樓覽山水之勝誠爲清絶頃年有抱關老卒夜偶不眠起視樓前天淨風寂明月澄淡見三二人看展聲響空山中疑其鬼物熟睨

之又疑其爲人也語笑自若叩山之石其聲砰
鏗然三叩而門忽開二三人者自門而入煙霧
窅晦漏盡鷄數鳴復自石戶而出老卒再拜且
願執事焉皆笑而不荅其中有荅者曰汝骨凡
俗不可蒞吾趍屬因告貧困欲得資賄濟世遂
爲之指山石嶄巉中一金曰與爾此可以贍足
老卒驚喜重不可肩得之歸室光彩貫焉人爭
窺視訢訟入公庭視其金似石非石若鉛非鉛
不識果仙耶果非仙耶老卒之遇眞所謂遇而

不遇耳

郇公

吾族九代祖避黃巢之亂自洪州武寧徙於建安浦城七代祖事王審知王閩中爲高州刺史檢校太傅僞唐李氏舉兵來伐太傅將兵禦之遣二校求救於審知失期將戮以徇夫人練氏請赦二校曰世方亂人未易知當責以後功二校得以脫去而仕僞唐後時一校王建封者爲李氏將兵議屠建安城太傅已捐舘夫人猶家

城中潛諭一言建封懷舊德降其城而完其民人知吾族之必大也歷世衣冠遞相推紹至叔祖郇公而始盛如人之所期矣郇公之未生鄧國太夫人夢陟山巔禮高廣坐授玉像一既喜寤郇公之始生太師密公夢相拜者於前傍有人曰相而拜台輔也二尊嘗爲詩以勵之曰吾家累世多陰施今日青雲豈假梯巳而果然閩江南臺古傳沙合者出相郇公之入西樞而沙巳憤爲洲矣既正宰席乃大固焉公方爲省郎

時楊文公億屬廣坐謂公曰希言當為賢宰相推公之輔　仁宗皇帝妥安天下清忠肅艾萬邦以揉而人克服則文公之言至矣

傅大士

錢塘龍山伽藍中有傅大士眞身在焉因觀大士之遺物可得而紀矣藕絲織成彌勒内院一其巧妙法度出於自然惜其歷年如在髣髴之間耳王補之以謂其功非鬼非人以予觀之故非人力之所能為也叩門槌一云叩九重門者

乃此槌也不甚昂大亦無特異者銅鍾一叩之其聲雜踏然無清越聲似銅而非銅若鐵而非鐵妙光檀香枕一人之有疾病者剽其香煮湯飲之其患未始有不差者筆架二硯瓶一皆陶器木撲之所爲又大士嘗齋餘遺飯及蔬茹於山皆化爲石今有二焉白者飯石也青者菜石也尚能辨其形跡可考證之聖人以身顯化或出或沒隨世之緣又況於物耶人之於此不原其心特有異以待焉耳誠物之所化也

黃鑑

黃鑑學士生七歲而不言其祖愛之以謂風骨之美當大吾門不宜有是也每遇景物必道其名達其理以指教之然終不言一日又謂之曰楊文公幼不言文公之父因告之曰後園梨落蘿神童知不知文公忽發聲對曰不是風搖樹便是鵲驚枝汝風骨若是何爲不言鑑竟不對他日又携於河亭之上顧謂之曰水馬池中走凡三告之鑑忽對曰潛龍夢裏驚其祖大喜曰

我知此兒不同矣自是而言後鑑歷清顯然惜乎不能致身於禁掖侍從之閒而亡命矣夫

高僧誌

普照大師歸詮生於眞定永安年十八師事金牛懷忠禪師骨格成而通理達性河朔歸之凡將有所適士人踴躍塞道橫經受供者常數百人元豐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中盥浴右脇而逝後七日郡中爲師致齋飯食未訖定武有遺介燃香來者師忽從臥起跏趺而坐形色安靜如

平生師孩童時有僧丐飯於師母母取漿以饋僧指師謂母曰此兒應出家爲大法器母拜稽首忽失僧所在甞講於欒城人或見師室中有神光如寶色燈雲環室三匝卒墮師懷師之滅度遠近縱觀皆即肉得五色舍利焉又衢州猪頭和尚甞若風狂走街衢中性嗜猪頭肉多丐於市人人始嗤之既見習之久亦不以爲怪莫知其異也他日輒過僧寺求升法座乃跏趺而逝留一頌曰頂門一隻眼照破四天下除却涅

槃時其餘惣是假又曰猪頭千片不肯一箇州人環集歸禮後數日有老尼者素與師爲袍服乃至座前大慟師忽開目大笑人皆驚異時有官吏與師最相知遇聞其復來遂造寺且責其不能頴脫師曰不當若是耶遂瞑目而終今塑其眞身在焉

金龍硯

歙州汪氏家始貧乏不能自給父子多入山陬坐盤石結草屨以爲業常見石上有紅光亘日

夜則黃氣充塞深相疑嘆乃夢一白衣老人告曰我爲汝守此寳彌久可早發之他日議定即碎石深探得一匣匣中有石卵一枚因懷而歸置所居室中夜則光芒交射愛其潤澤欲求善匠治具爲硯翌早即有一老人造門求爲之中有化成金龍盤屈宛美自是家業日益增羨間有衣冠出焉

善報

內殿崇班畢周臣嘗謂予言感應之事向在陝

西水西石壁寺中秉閑與同寮爲碁會一日西山忽然有聲若雷震響數里人皆驚擾不知所之因見山裂數丈現出一石坎內有一僧若禪定者異香馥郁觀者如堵所披之服宛然若新頃皆化爲輕塵四肢微微有垳文細覘之頭足皮膚中悉無骨與肉皆五色舍利先賓文云在河東時亦覩三事甚異在太原府日城中有白馬遶城走及三日不可拘縶忽死於正街中官中依常剥納皆有舍利因贈予數十顆大小不

等如石卵狀又有一卒素好善日夜常持誦經一夕卒火化之視其項骨有十六節若羅漢狀眉目悉皆宁具

卜祝

元豐中有中書吏人袖黃牒而出輒失之慮蹈州憲之重無所不加求探凡卜祝之有符應者未甞不詢考焉或者曰李翼精於六壬詳味災福深可尚也吏遂訪之具道其事翼分布内外象有頃告之曰來日當自西門而出行及三里

即轉東去又約至一里必發聲大哭吏當前去見屠殺之家可訪鄰比有書筭者必得之遂受其指決翌旦往焉自西門出即之東方果及里餘吏憂中惶惑復覘荒冢纍纍然不覺哭泣迤邐見有一二家誠屠解者也詢其左右得一王翁焉於鄉社間能書畫揲筭但久年風疾不能履耳吏愈疑其非再叩之令轉達是意王翁者笑曰何以知在此耶丐之數十千而得之且曰日前老妻至曹門街有揮袖而行者於稠人中

委一黃牒於懷間因得而歸方欲入城使人購之其卜祝之精有如此者

失明

太平州蕪湖縣吉祥寺僧楚暹俗姓石氏嘉祐二年清明節輒雙目失明乃發誠心日於齋粥前默誦金剛經十卷率以爲常至熈寧六年冬至後二日右眼忽然明徹今尚在甲子七十二矣又有老媪亦患瞽疾或者誦觀音經以授之曰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

緣常樂我淨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念念從心起念佛不離心媪敬誦未始一日廢彌久目亦復故焉

原分

代州大石寨卒杜慶緣應報入州道中見山之巔有二紅物相搏擊其狀圓而有光芒因竚而觀有頃一物如勢不勝墜于野水中光彩兩騰貫慶疑而視之惟有二三科斗中焉遂取之繫於衣裾間而回至寨中乃金一塊耳慶素好博

易徧往酥價市人秤之或重或輕多少不能一
辨遂質錢於僧那氏者他日是僧輒失之飛往
義興寒倉壁間一龕中官吏異其事細相傳玩
上有鐫字一行云大石寨出軍兵士杜慶金時
雖入官庫中人皆傳播慶聞乃自陳即給還焉
吳郡禮侍禁甞任德州平原攉酤一日中家人
見自天有一物青緑色若曳數丈繒幣將墜於
廨庭中疑爲不祥皆叱唾之其物即復騰去髣
髴有頭角狀一見童擲躍以手空中探取之得

二十五金焉又於廨舍後廟側遶一大木三匝戛搏有聲而起三日中是木下聞若人般挈錢聲有收產蓐婦云市中趙氏家失一錢龍極憂之此是也安肅軍朱氏家素貧乏他日巡警卒爲之曰長史有何警兆某數日爲見大車中般載財寶入長史宅中不知其數疑必有以先爲祥報者朱氏始極拒其說後祝之曰誠有之近日爲見金帛積滿廊廡及堂陛間欲遺之數萬使其息言於人其卒謝曰某果有福即入其家

數萬何爲哉其苟無福雖受此賂亦何由安竟不受而去自是其家與進卒伍中有知分如此者

胡用琮

江州太平觀道正胡用琮雙目偶失明乃罷職事嘗令人引援而行經歷時月勤服藥餌未有退證一日天大雨雪人言有貧者口嚙一節坐觀門堦砌上貨墨一金一寸人亦稀售之用琮因令人引行至觀門問之曰爾在此何以爲養

生耶貧者曰我無他能爲日貨墨得三二十金爲生耳今日適當大雨雪不能入城遂憩此而人少顧者用琮憫之丐之五十金自此日以爲常貧者不復市墨矣他日未達明忽叩門告辭關鍵不開相隔而語一一不以惠金爲謝但曰我遺君此墨一寸請自保之隨意所欲用即用之苟有所患磨飲之不復有苦矣用琮詢之曰爾何往也貧者不對又詢之曰爾何姓氏也乃對曰我賣墨牌牓即姓氏也語訖尚欲審問漸聞

聲音遠即不知所在啓關無及矣尤不知其異也用琮疑惑又慮其非常人乃磨墨一分許飲之目即覺明徹遠視太守聞而異之求其餘墨用琮内惜爲寶給以盡飲之人亦有得其墨者有患苦皆劾用琮磨飲之悉無憑焉後人曰以筋界口乃吕字耳衆多伏其說悟以爲洞賔矣

叙劒

代州大石寨城外水中常有光瀓明人頗異之後有以網筌取魚者得一劒焉末之奇也質錢

於邢氏彝彝以水濯沃其上得字云龍蛇之形金石之精劈開風雨利刃堅貞魍魎魑魅無難不平後不審流落何所矣京畿襄邑縣郊龍陳氏家脩所居第掘土堅構得一古冢發冢而視之中有一鼎鼎中有藥其色紅鼎側有銅瓶瓶中有水傍有一石匣匣中有一劒劒上有詩曰斷精光未散斬馬血纔乾執在將軍手煙塵掃不難後因視人乃致訟焉南劒州五代離亂盜賊蜂起嘗以寺鐘烹肉弃於溪水中後有人携

兩劒渡是溪劒忽雙躍入波中求之不得或者善與水俱入俱出因往觀焉見二劒附一鍾耳而立出以告人再呼同藝者下視復見二龍抱鍾驚懼不敢近至今風雨晦冥常聞鍾聲起自波間今劒溪是也

紫姑神

紫姑神世或稱之曰紫仙南方人孟春之月即請之以決事然至利害大者不能言善書畫吟詠騷雅之才尤多清麗閨中張叔通者嘗得賦

游武夷山詩曰春雨連宵心慘傷曉來還喜見天腸千巖積翠神仙隱萬木交陰虎豹藏樵徑也通人上下溪流不許客相將隨緣到此隨緣返一粒還丹在眼旁又贈客詩曰明時抱道不淹留文藝君須在速修萬古白雲藏劒氣願乘車馬出神州多假物書於灰爐中人有求其掾筆者即書於紙得禮節永平弟恭福祿勉勵龍虎十二字凡書龍字類多不相同或者問之荅曰龍之爲物變化無窮豈可拘耶若其請致之

禮多繪畫婦人江鄉之間人人能之比寢不錄

搜神祕覽中

搜神祕覽下

奇疾

人流通於陰陽之内一有勃戾則感而爲疾善醫者神聖工巧而已病於陽者調於陰溺於陰者亢於陽病在皮毛之膚者砭石治之造於内外之間者發泄而通之病之在上者嘔之吐之病之在下者瀉之補之病之相傳者治其始受之臟測虛實之變欲其易療則受之以湯欲其難化則受之以劑倉公扁鵲世不間出苟能通

是說亦足爲良工矣然疾之有奇者又必俟夫出類拔萃之技藝焉頃有人鼻中生毛叢聚而出若斂股形長逾尺去之輒生然痛楚極不可忍或者曰肺之病也調肺而治脾去皮毛之間邪氣可以安矣已而果然有人受心腑之疾者餘皆無所苦惟中有聲相應若影響是人曰將之其家其中亦曰將之某家是人曰吾患未差其中亦曰吾患未差奔走求醫累年無識治者或有人曰子可將本草誦之中不應者試以自

治竟得療焉有人朝涉水有一物若蚌殼然着於肩膊間雜療之不能去經歲月爲覺黄痒遍走求醫或有人告之曰以醬塗之斯無害矣既而墜焉殼中有口千百不識果何物也有人目前常覩大魚鱗鬚燦爛極苦之莫知緣由所致或有人告之曰此無他但食魚夾鱗餤之涎壅於中膜生於肝乃致是疾當以藥洗肝去其鱗膜斯可矣乃遺之藥而安有人善飲酒雖罄瓮斛未甞醉也或者告之曰子有蟲在臟腑之間

以藥下之不爾成大疾矣乃受所教而治果得一蟲焉其大若錢其形如龜無眼而有口置於一盤中以酒數斗沃之有頃盡矣乃懷之而去曰置於臟腑則疾也置於法用則寶也自此是人乃不復苦飲矣

畫錄

梁元帝云鬼神易狀犬馬難圖豈以其明明者可識而幽昧者難知乎古之善畫犬馬者有若韓幹善畫人物者有若吳道子善畫翎毛花竹

者有若徐熙善畫山水者有若李成此其尤著者餘不可悉紀今亦有之但比古爲劣許道寧於山水有古氣而筆力麤凡老高畫龍有升騰之變而骨節不分要理然皆爲近時之宗師也
趙昌畫花木葉實獨奪天地造化之工探物之妙遇其意所喜者不擇貧富貴賤輒予之其所不喜者雖勢位所加賄賂所及被刑蒙毒亦莫緣而得今士大夫多有之獨學士林端父所藏八枝與予家十六枝爲最勝慶曆中端父嘗出

知懷安軍道與新廣漢守尚書屯田員外郎龐西李碩偉之同行嘗戲云廣漢圭田歲入甚厚昌爲郡人吾軍貧陋獨無此二者它日幸以其餘及我偉之至郡反謂端父先得之以詩譃焉端父荅之曰趙昌下筆敵鄣光一斛黃金滿斗量借我圭田三百畝直須買取作花王有傳此詩示昌者昌大笑曰林君知我哉暨代還以是本遺之乃爲絕筆後有王友繼之然與昌固不相侔矣頃有爲竒畫者縑素間爲人以牧羣

牛盈滿川澤夜視之則人卧于廡下牛入於圈柵中及旦而視之復在川澤矣又爲寒江景漁舟蕩其上一人坐於艦首垂釣而望頂臺笠掛蓬衣夜視之則人卧于舟中置笠於蓬及旦而視之復在艦首矣或者曰此藥術之功也致陰陽藥焉日之所見者陽藥塗之也夜之所見者陰藥塗之也人或然之且不可與善繪者等爲奇之一端耳

山水之形勝生於自然非有意於成象也間若鳳舞鸞翔龍蹲虎視爭奔鹿駭連珠貫玉者亦出於偶同焉耳山無水則孤而不清水無山則清而不秀人測陰陽之理明天地之幽考之以經栽之以智選奇擇勝以盡送終卜宅之要內則神安其舍外則人寧其生斯亦盡矣若夫富貴貧賤系乎天而顯乎應變之間適與物期會者有之苟欲利勢榮用心以求山水之最而爲吾親之歸藏不亦惑乎吳待問侍郎之祖昔葬

其親貧而無地同里張氏遺其山圃之閑隙未嘗擇也既納諸壙有通陰陽流曰善哉是地也前有山山之間其形生如龜山之前大溪流注水近龜而卿相出矣至育忝大政而溪流近龜充宰台席而溪闞龜首此不擇而貴者閩中編氓張氏葬其親遍歷山川之形勢多邀致術士求全成之地苟有少遺玷未始瑣就也經時得焉皆期騰龍虎之變發芝蘭之香久而彌貧有至於犯刑蒙憲此擇之而不貴者此類悉多聊

書二事以紀之云

申先生

申先生者來往淮浙間自言姓申人未始奇之也盛暑烈寒倒行逆施爲難履之行有遇疾病乃書紙以印諸陽之會即有差者頃在潤州謂一豪毗言汝心平善可以奉道令置麪一盃徐爲氣噓之使盡啖焉復曰汝婦亦吉人隔屏幛噓氣再令悉食之二人者遂不嗜穀矣嘗在楊州府門市肆中貨雙泥牛謂人曰只丐百二十

金無有回盻者抵暮一典吏售歸申公使夕㪷以乳香酒即相角抵矣既夜半吏依所受教二牛乃奔逸環遶若傷潰而止未省何術致也今問或見之

神怪

建州浦城夏氏者天禧中其家嘗爲鬼物所擾巳至炮爨飲食幾可供羞忽致穢壤於甑釜中夜則羅列器用什物盈廊廡之下嘗群居語笑與人相應荅無所忌憚遂密徙居以避焉不數

日忽空中撫掌群笑曰遍尋汝等乃只在此復肆恠變楊國輔者夏氏姑之夫也每來訊問群鬼相謂曰福人來矣悉皆遁去少獲安息及國輔去則復至凡衣冠器用忘所寘鬼則曰在某處如其言而獲夏氏一子七歲一日不見鬼又曰某處果在焉然爲之剖腹而死矣聞松溪縣師巫即善祛邪怪乃招致之巫將及境聞其鬼相告曰惡人來矣皆有悲愁浩歎之聲巫既至周視其家指新造倉廩曰禍生於此遽命工具

援啓倉之基探土得一古石塚二棺槨已糜廢惟四維有木偶數十人彩繪若新焚之乃絕朝散趙君奭監在京都商稅院所居宅之西位素凶怪人不敢寓處設釋老星耀像以爲供事之所一日飯僧薦佛事夜漏半諸孩童見其陳設綺麗皆奔競嬉有頃盡馳走曰帟幕下有一大毛脚出焉君奭聞之審知其眞卽趍入果有之乃以手束勒呼諸兒取刀左右驚惕悉不敢近須臾毛脚漸小而亡矣王湛閣使指使王仲元

以過逐還蘄州蘄水縣家極貧窘因求居第或人謂之曰我有一宅亦不求僦資能居即自便居耳仲元不違其意人曰此第素凶故也仲元不然是說晚即獨秉數燭仗刀坐於庭中大罵曰鬼何有哉安能近人夜半四圍若衆屋顛仆仲元又曰我知其無能爲也即秉燭仗刀而起入堂奥中門欲開忽有物自手掣取燭而燭繼滅仲元懼刀墜地奔走而出至廳門昏黑未能啓關聞自後有物擊門聲喧大愈戰慄得出呼

人共視之乃墜地之刀也入木數寸許矣衢州開化縣程郎中宅欲講姻親之好呼匠者為花夜甞有小女童年十七八許問匠者求之經數日皆然匠者內懼疑其有他意翌旦即告焉程公怒詢其家人未甞有也或者曰昔年有一女童縊亡於外閤中疑此是也程公出以報匠者知之是夜復至匠者詢之曰爾非郎中宅左右乃是外閤所自縊鬼耳數來此何有哉女童即驚惕張口吐舌舌大若盤其人嗌呼遂滅

山陽婦

山陽有居民以取魚鱉爲業一日獲鱉七枚中有一大者姑命婦庖將貨焉既而失其大者姑與良人皆疑其婦私攘之抵詈鞭箠經日婦撫肯號叫嘶冤不能自明他日忽於筥蓋下得之婦祝曰我以爾故致姑之猜嫌今再以進亦不免乎死不若捨爾洋洋於江湖之間無使網罟再得之也遂釋於水中是夜夢其鱉以前脚撫婦肯及諸鞭箠處又以青泥塗之既覺不復有

痛楚患亦幾於毛寶白龜之靈也

疾疫

潁州今建作潁川府是也頃年疾疫殊甚一日州之城南隅天雨藥厚數寸色黃白不辨氣味若梧桐子大皆不敢服食有一老媼曰此藥可用米湯下三十丸大瘵時溫人服之皆效所濟不少而亦不知此媼果何人也今宿州一百姓菜園中濮州軍營中各有一井人疾病汲水服藥無不應者此二事頗相類因附之于後

瑞應

天佑中原誕生聖主妥定四海安固宗社必有命世之才不羈之器左右前後以綏兆民我五代是也輔弼大臣功業顯赫苟非降神安若是耶故其誕生與夫薨謝皆有異以表焉王沂公曾之薨也有巨星隕於寢韓魏公琦之薨也有巨星隕於後圃櫪馬皆鳴左丞張公若谷之生也郡太羅氏夢巨星墮于懷而孕皆忠公亮節翊戴安危之士然后知吾言之非誕也

應化

宮保晁公迥積脩心法能貫通祖印得慈忍力甞誦經即悟解法門不失直指見性之要晚年目前每現五色花種種諸妙相耳多聞鈴鐸音樂希夷自然出於罔象之間睦州進士何某者求見性超達久未通徹日夜焚香虔禱觀世音菩薩至於悲泣不自勝處一日見自畫軸間一金手脩長撫何之陽會重不可支而痛楚過之自此稍稍利鈍矣

燕華仙

黄裳為燕華仙傳因書其大略曰燕華仙人女子之得道者也太子中允王綸昔為海陵時有處子未及笄一日夢為山中游其山秀特揷立萬仞煙雲縹緲之間有華亭在其上仰見二仙圍碁對坐冠服靡麗粲爛如世之畫女仙者相望之際怳然已造其坐側一仙顧謂之曰汝見吾一筆塔乎遂出而示之觀塔而寤思復得見且傳其塔齋戒以自致焉後兩日再遇于夢中

與頃所見無以異也仙復出塔顧謂之曰汝能傳吾塔則將與爾會矣乃諭虡子以發筆虡及覺而思之一筆而塔就大功萬象丗之畫工細窺其妙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欲摸而去不可得也一日燕筆降于海陵之公宇綸淨其室以待之與虡子語笑居處如人間丗然獨虡子聞見之耳綸等不得其髣髴綸求名字於仙仙以清非命其名以道明命其字嘗言與綸有契故來此爾綸問而荅出其文篆皆寓於虡子而見焉

名篆八十四名曲四十八名書三十六七荅二
告十賦歌行諷吟詞曲銘誥戒諭書頌一百二
十有八寄贈招勉其詩在綸尤多㲉子隂受其
書篆發於紙筆如素所習者竒怪險絶皆非人
巧所至綸出百軸進上餘藏其家㲉子求蚩金
篆仙曰姑俟筆至少頃果有贈綸十筆者發二
筆爲蟲食其鋒正蚩金所用爾字無小大巨細
例以一筆寫之未甞易也或以禍福求之皆默
而不應丁晋公之行因有所請仙言復還而已

𠑽子問仙今幾千歲矣仙亦舉其問而應之綸問仙𠑽子可以歸乎可以不歸乎仙亦舉其問而應之終不爲之決及其許嫁而仙往矣凡昔之所傳遂不復記臨歸弟夢燕華相導至大海邊白石漫然不可勝計欲其渡海𠑽子不如其命顧謂𠑽子曰可於人世求碧仙洞玉霞經而讀之語已而覺燕華之降至此十年矣𠑽子之歸呂氏後封萬年縣君行六十四年而卒前此時復聞有音樂之聲若相將者然卒不得而遇

也

楊柔姐

予自眞定還都下道由邯鄲因得柔姐所題壁曰妾家圃田世族豪貴門館幽邃竟日闃然時與伴侶有追隨調笑之懽不知寒暑之催人年始及笄閑情漸生遂託身於良人因此遠適眞定離親去國之意悵戀不已而鎭陽風景酷似吾鄉有佳花幽圃可以行樂於春時有脩竹小洞可以迎涼於朱夏魚稻果實與夫醪酒之美

又足以供膳飲之具而資燕笑之娛不幸居未半紀而良人傾亡家宗無親身將安託由是飄然南歸每臨當時留食寓宵之地逝而復甦者數矣鄉關千里欲到未能上無以副父母之望中不得盡良人之情哀哀此心非可述矣反視三鄉佛寺所題此有甚於彼矣因以拙句書之亦不欲直見名氏隱語以道焉箕子狂寬夫性腹長空麟之定詩曰　憶昔鬟初合離家千里征鳳鞋金鐙穩羅袖玉鞭輕月下並肩語花間

把手行歡娛將半紀恩愛卜平生豈謂中途誤
飜爲一夢驚撫心嗟薄命飲淚想當情疋馬溪
邊影哀鴻枕上聲重經舊遊處幽恨寫難成杜
儼仲觀爲之作歌曰
君不見叢臺驛圃田柔姐自題壁柔姐姓楊族
緒豪朱碧輝空門館閑春風女伴戲青樓窈窕
文章語笑柔雲鬟初攏釵梁重脉脉蘭心春思
動一朝選配少年郎粉質飄流入鎮陽鎮陽巖
巖甲第好風景髣髴同吾鄉三春桃李照亭榭

六月竹洞薰風凉四時佳景供清賞翡翠屏風
鴛枕兩酒闌拂鏡兮桃花良宵爛燭燒紅紗紅
紗熒熒熒夜復曉五歲歌吹時節少良人一旦捐
仙居羅幌無光愁悄悄寶鑑同心不忍看回看
前歡仙夢杳良人之家無宗戚千里鄉城獨南
適與郎曾宿此傳舍閉門掩回廊宛如昔並肩行
劇長苺苔井上梧桐空自碧無言看月立空堦
鏤金霑露鴛鴦鞋鈆華不御見天質珠淚淹浥
芙蓉腮一身有違父母託九泉無路追多才君

不見三鄉寺昔時弄玉嘗題字今日柔姬歸故
鄉悲愁更過當時事婦人無非亦無儀賦筆雖
留隱名氏卒章飲恨令人哀吟誦拂拂悲風來
想君題時翠眉促彤管纖纖指如玉行雲往矣
無復尋寂寂洞天三十六噫意嘘嚱楊柔姬未亡
人何用歸多情既如此有色將安施儻能竟
同邃穴猶勝風月長相思

月禪師

信州白華巖法號寶月字淨空禪師幼年樂浮

圖氏即有見解因而出家隱於白華巖之絕頂脩持戒行幾二十餘載夜常講解經論則有虎豹山魈異類俛仰而聽過有賓客則遺去寧以爲常信州刺史以祥符之名刹不治也深患之皆以謂非淨空不可四衆堅懇道路携持以至童稚悉叩禮俯伏曰願師以大慈心俯從衆請廣度生齒之緣師度勢不可屈遂乃下山席未及暖人所施之資已至數百萬開堂之次有僧問曰釋迦出世黃金布地今師出世有何祥瑞

師應曰老僧出世靈龜自至果於座前得一綠毛金線龜易歲月一寺悉皆宇葺殿閣廊廡光耀相射師曰刺史所命者與此寺耳我將復還山矣一日晚即不知所在衆共訪迹至貴溪縣仙巖鄉民相語曰和尚數日前執一香爐步履險阻冉冉而上疾若風雨衆皆發大善心竭力開徑斧斤運風聲振山谷迴環曲折峭壁深畚湍溪注流幾十餘里始達絕頂師方瞑目晏坐如如不動相與興建庵宇始遂衆請而居焉朝

廷常遣使者召之辭以老病終不下山亦遂其性也王僕射安石亦常遣人請歸金陵之蔣山其書曰祈嚮妙法不爲不久以塵牢自障道力甚少神耀觀之無所不知輒求志言以自救藥自昔有道者不以幽閑獨處爲樂而以忘疲利他爲行師能無比遊人間廣度衆生之緣乎令令曾道人去望早下山師但以偈答之而巳師嘗好食餈與山芋曰一齋粥不置侍者惟自庖爨一日有人獻餈甚歛謹師以杖叩脛終不受曰

汝生佛不養何必供我其人泣曰某始造此毋不知將欲食其止之曰欲來獻耳凡事先達大率如此不可具載山之前後三二十里無有殺生者強竊盜賊莫不易心從善悔過自新常有一盜性本頑惡人素畏懾慕望風聲而來禮謁師延之座語以寃債未償盜因發大願盡以力產建寺削髮從師師曰汝當以此生畢還寃對雖彌勒內院亦不可避來世當度脫爾努力善道報無迷誤盜號泣而出行至山半倚松而逝

師升座鳴鍾謂大衆曰其盜今在山下託世既踰歲月其家乃請歸于師以備侍奉形肖無二焉李無咎秀才自京師慕師高名弃儒從釋徒步而來王待制秀有詩送之曰　白華巖下水憧憧萬壑千林一草堂已脫衣冠辭苦海好將香火事空王聞君已悞如來教嗟我由隨世路忙還聽夜猿相憶否古擎明月照經窻又曰　白華巖主是金僊假作山僧學坐禪珍重此行吾不及爲傳消息結因緣人多繪師形像必求

師自讚凡千餘首皆無重意句語朴混不可企及師正慧眼通他心目若耀睛齒如編貝鬚常紺色細軟如濛每行住坐卧有五色舍利在仙巖又幾三十餘年後歸建州浦城縣南峯禪院之祥雲庵復六七載一夕沐浴據繩床端然而座因留頌曰吾以不動爲動尊利與人間識妙玄我此定成真如處天龍恭敬至光新享年九十有九其餘偈頌之類信州自有文集此更不錄

龍華上昇

元豐六年二月十六日吉州隆慶禪院設龍華會中有一道士不知姓氏風韻蕭洒忽從坐中上昇霄漢霞彩貫日速若雷電几案之間有一頌曰　長生門長生路冥冥蹤跡無覔處金池欲認無價珍直待乾离方肯住莫熙鉛莫燒汞內外赤龍自然擁雲飛鼎上見紅蓮一粒丹砂誰得共三千功滿却昇天一十二年誰繼踵州人相與奉安于天慶觀焉

妖木

洪州靖安縣縣有大木焉其圍有九其高十尋有半枝蔓扶茂陰翳可庇者千百牛有神物馮之常於中發聲曰我將往其家矣苟不祭敬則其家往往有死者土人畏懾莫不神異之朝請大夫石禹勤時爲是邑宰命工翦伐自是絕怪乃無尤害

李磐

三呉李磐秀才嘗同舅氏張正之道傍如廁廁

之壁隙間有綿塊窒焉因以手去之須臾人物千百自穴而出極爲微小磐素剛決自任以手乗之得二三人餘皆復歸故焉掌握中微微有聲唱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衣巾幘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日得非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

旦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二婦人白衣嶷立泣拜求生遽悟几案間有二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違裕似有物秉之耳眼口鼻血汚塞室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産蓐得一子不幸而逝爾後常為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歳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籙置於卧室四
維逮免乳常見一婦人在室外往來或坐或卧
但不得而親耳後乃夢所見者相告曰我因産
難中遂至不救復擁阜曰死巳久矣但覺腥臭
不可聞幽囚於此無時出期妾有是時所生子
名溈之今在秀州作法曹能爲告之使作因果
濟拔不勝感荷言訖悲泣不止既覺甚痛之緣
便馳報王椽王椽亦不知其母之亡於是邑也

乃遣人賫資賄來飯僧廣薦佛事已而復見夢曰幸蒙恩憐遂得超拔往生矣拜謝而去自後乃無怪誕

神祥

蘇州百姓龔某者素以正直自任有三子一孫家亦從容怡怡自若嘗夢一神人謂曰欲求爾所居後空地一段啓建廟宇以爲安存之所龔叱之神曰當取爾長子矣後三日長子卒復見夢曰所求如何若不從再取爾次子矣龔亦不

允後三日少子卒復見夢曰三子皆卒矣爾惟有一孫願以土地與我不然當取爾孫絕爾後嗣龔持意愈確竟不許之神乃降堦拜曰三子之卒天數也豈其所能爲君之正直誠可尚也乃去

木怪

建州浦城縣之西溪去溪百許步有一坡龍林竇陰翳常有鬼怪出焉日向晚多負人置溪水中無敢獨往來頃年有不信者特往伺之果有

一二人面色青白奔競前來欲負而趨兩相較力反爲人負而行將達所居頻令回首往往變怪萬狀驚謦於人終不須顧呼鄰比救援須臾稠衆交集乃沙木兩片耳碎之有血貫焉鄉人乃相與斫伐林木平坦坡壟自是絕怪

楊漢傑

楊壽字漢傑少時以其叔父水部君感疾危篤去它州求醫夜歸將至其家奔走失道會天大風雨不可進權息于路傍適遇鄉人設無遮大

會籌見鬼物數百或翼而角獸首而人身千態萬狀各執一火炬聲若鍾磬者有若蚊蚋者相呼而過意若將赴其會相去甚邇忽有一人大呼曰知郡在此汝輩宜避之由是鬼物遠取它道而去籌有俊才四貢禮部三黜于廷試後從其伯父文莊公廕官至比部員外郎歷知光化軍眉棣南劒數州年八十四卒

浮橋船

澶州黃河浮橋脚船七十餘隻作首尾皆以江

藤千餘條爲大小纜繫數大牛以安濟車馬當大河之中湍流號叫者謂之大將軍船造創年深一日輒失之旬餘復自下流逆水而上官吏陳其事杖二十而復繫焉自後亦無他怪

蔣賁

進士陳昇自京師還因過楚州漣水縣訪友人蔣賁賁素與昇善相造甚喜賁家貧惟有一氈語其妻曰來日當庖此以進妻訴以氈將育子後期乃可賁不然曰無此不足以延厚遇之意

是夜留昇寢於別館既就枕夢一婦人顏色憂戚再拜而告昇曰不幸妾將俯及蓐月君子存仁人之心容妾子母相見雖死不避言訖泣涕交頤昇覺疑其妖媚不祥及旦忽見僕者拽一羊入詢之云賁將庖果有孕者也乃見賁而堅勉之具其事以道焉賁捨于佛寺至今爲長生羊

龍徒

元祐元年湖州武康縣尉周古婢忽夢黑物俯

胷臆覺而有孕經數月古疑之鞭箠累日竟不
自辨雖告之不及信也婢涕泣居常自訟腹中
忽語曰本欲十月而出今使毋如此當七日而
出矣古妻聞之疑有神物姓負因以告古至七
日復腹中語曰更俟七日三更出矣俯期天無
凝雲明月洞照雷雨暴作飄風號震煙霧冥合
頃復晴霽現其婢已死徐救蘇息乃言曰適有
一物人首黑身盤屈自左脇而出衆女仙闐匝
捧以金器騰蹈升去然痛楚不可忍古視屋極

可以窺天他如故焉經三日忽有童孩蓬髮紫衣叩門而入呼其婢曰毋呼古曰翁常居帷帳中哺乳但手出金距臂皴黑鱗自言我三日一至幺之又曰我七日一至踰時又言我半月一至卒曰我一月一至卒以爲常古告之曰孩兒來我家爲禍邪爲福邪怒曰我豈孩兒邪且呼作龍徒豈有致憂患乎能書方藥及道簡冊中湯劑使病人服之旋踵即效常告其毋曰我日給二鏍但不可使翁翁知家人陰疑苦相詰

訊婢因言之龍徒至頽色愁慘徐曰教你勿得言自是不復給他日辭去云我有三十六兄弟非幺皆下來遂杳然絶跡

劉之問

淮陽軍劉之問嘗夢游九華山山轉道險林陰深竇漸見朱欄左右映帶徐有草庵下臨湍流奇玉燦列心疑其非世間也内一婦人據案而坐手操毫管若吟詠之狀因命之問坐其傍乃言近歳重陽輒有一絶舉以鑒子戾聲曰青山

深處是吾鄉把酒堪驚歲月忙憶得去年秋色晚畫橋無菊過重陽又言與君聯句可乎乃曰小路水雲遠之問荅之云人間富貴長婦人勃然變色汝非吾徒豈得造此指令速去之問快快不樂返舊路而行怳然而蘇

盛文肅公

文肅盛公度生數歲隨父度支守官于蜀誤秋夜詩得蓮階蛩韻秋之句惛不省蛩字因假寐若有人以金字牌倚東階視之曰 以蛩字也既

籀成篇以獻因告焉度支喜撫首曰若異日當有文學大名以與吾門自是辭學曰益富齡游俊造間聲動場屋矣

王抱一

嵩山道士王抱一善相人呂文穆公嘗與王文惠公錢樞密若水劉龍圖夔往謁之時皆未仕也道士見而驚曰吾常走天下數萬里求見貴人而不可得今皆在是矣因指曰某丞相某丞相也某近丞相也某下丞相也卒如其言呂穆

仲贈王文惠之仲子皇城詩曰乃翁獻賦聞場屋吾祖知名並弟兄見說嵩山王道士坐中曾識四公卿

現妖

元豐八年國學生貟趙某者夜如厠見二人焉一人長不逾一二尺蓬髮而色青服亦青也一人魁大長逾丈蓬髮而色白服亦白也其青服者謂趙某曰我為汝挑燈遂於燈籠中以杖挑之白服者舉手擊青服者首曰小心一不要動移

時同舍人及有相繼至者數十　而二鬼　滅

矣乃得歸焉

搜神祕覽下